

# 化疾苦為輕盈的淡藍色蝶之舞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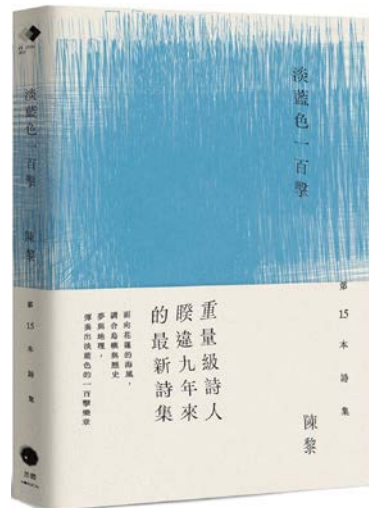
——陳黎

時間：2024.1.14

地點：花蓮遠百星巴克

採訪者：陳昱文

《淡藍色一百擊》是詩人陳黎睽違九年的最新詩集，再次歷經身心疾苦的詩人，以拳拳到位的語言，自我療傷，捍衛現代漢詩文字之美。詩集的身世紛繁，揉雜日本俳句短歌、古希臘抒情詩、德國猶太裔詩人作品、英國巴洛克音樂……等血脈，當然其中最堅實的秘密武器是花蓮的山風海雨、小城的家族日常。



和詩人陳黎約在傳說中他常出沒的花蓮遠百星巴克。趁著我點飲料的空檔，詩人貓一般悄悄移步到窗外小廣場，挪併三張小桌子說：我們就在戶外吧。詩人端著可可瑪奇朵說先吃點東西再來進行訪談。他自顧自地向我聊起近年翻譯古今、東西方詩歌的體會——兩個人的即興太平洋詩歌節。廣場對面，一棵小葉欖仁隨風輕輕翻舞葉片，那是陳黎〈風景 No.3〉一詩中「沒穿過小夜衣／沒唱過小夜曲」的時間之樹……

## 以輕盈語言，奪胎身心沉鬱之苦

**Q** 大選期間想起多年前陳黎老師寫給楊牧的詩作〈歸來〉，新詩集《淡藍色一百擊》中也有〈戒嚴時代匯率夾〉、〈對南向政策的小聲援調查〉等思考政治的詩作，它們呈現的形式都很獨特。請問老師在寫政治詩時是否特別使用後現代的形式創作？怎麼看待詩人介入社會議題的姿態？

**A** 「詠嘆人間悲喜，而不免針砭世事，為邊緣發聲」是我簡單定位自己創作意旨的一句話。詩人面對社會議題，「怎麼寫」(how)比「寫什麼」(what)更重要，更能引人注目。新詩集中〈發音練習〉ㄅ、ㄆ、ㄇ等首、三行組詩〈淡藍色一百擊〉33、44、45、65、68、75、76、81、83、95、97、99等首，以及〈有人〉、〈橋下的人們〉等作，都屬廣義的政治詩。2017年的〈台北101〉一詩以圖象詩寫成，其中「賴宅神清德／許寶島純美」兩行意外預言了本次大選結果。〈戒嚴時代匯率夾〉、〈對南向政策……〉兩詩以圖表方式呈現，的確具有「後現代」詼諧趣味與狂歡感。

**Q** 相較2012年病中所作的詩集《妖／冶》，《淡藍色一百擊》一書更直視疾病的感受與妻子的照料，其中至少有四首寫給妻子的詩，用不同的形式切入，非常動人，請教老師轉化疾病之苦為詩作的創作歷程？

**A** 十多年前我經歷兩年多身心病苦之境，不能使用電腦或提筆寫作，乃藉從既有文本圈字的方式再生出詩集《妖／冶》，將苦難轉成激情，以再生、復活自己身心力量。2013年病中以手機寫作詩集《朝／聖》時，一天能完成四、五首詩，瘋狂地寫出〈五季——十三行集〉等頗高難度格律之作。此次病魔再次造訪我，三叉神經受疱疹病毒威脅，讓我不時興輕生之念。但我不想再歷兩年以「書寫克服疾病」的漫漫時光，發病四個月後即以直球對決，直面自己的病痛、焦慮，半年間寫出十九首廣義的「病中作」，讓自己逐漸從書寫自身疾病躍至較寬闊、幽默地書寫、針砭世事。去年九月寫成的〈「淡藍色」變奏33首〉與〈戒嚴時代匯率夾〉等即是其例。不再陷於／限於疾病書寫，對我身心之康復也是一種進展。

十餘年間兩度發病都受到我太太日夜辛苦照料，但她身上苦痛其實數倍於我，這次我情不自禁，一反過去的節制，「直接」寫出了幾首向她致敬之作。讀者或覺深情的〈我的妻〉一詩，幸好仍有我先前的機智在——「我的妻，吾妻，是一座／港：梧棲港……」。〈與蛇共舞〉不只寫帶狀疱疹的「皮蛇」，也寫「青蛇」——憂鬱之蛇，詩末的「反歌」襲自日本《萬葉集》，以小詩總結前面長文。與波特萊爾詩同題的〈Correspondances〉(「冥合」)一作寫成後，一向冷靜的我太太讀了流出淚來，詩中置換了奧菲斯的典故，變成是我妻帶我穿行過樹林，叮嚀我小心跟隨其後，「不要／隨便回頭，以免永迷失於／琴音驟斷的冥界」。這本詩集可視為我的家庭之旅，是我與妻女父母在時間之流中的生命旅程，也是我與古今詩人們的詩歌家族之旅——我模擬、引用他們的詩作，也召喚他們。襲用屈原詩題的〈大招〉一作是為自己招魂——「魂魄歸來！大招要開始了／招生，招新生，招新的生命力……」。



### 格律與擬古是春藥，誘惑出詩的心神風景

**Q** 《淡藍色一百擊》詩集中語言的變化非常豐富，也一再凝視、玩味漢字的字形、字義、字音及色香味。詩集中的百首三行詩，無論在句式或音韻上，比先前《小宇宙》兩百首現代俳句更加繁複。〈片刻的音樂〉中則充滿「童話」式的想像與場景。〈晚期風格〉一詩結尾「我輕了些，也空了些／感覺充滿食慾，但不覺餓」，似乎透露出老師關於詩語言運用的新體會。請問老師怎麼看待自己近期的詩作語言？

**A** 中文由於其象形字、單音字、一音多字（中文有很多同音字）、一字多義、諧音等特性，有許多其他語言中沒有的趣味。中文詩人可以展現更繁複的雙關藝術、視覺（字形）的押韻、圖象詩的創構，以及（新）格律的追求。拙集中全詩都是金字偏旁的〈金閣寺〉即是「不可譯成外文」的漢語獨有之作——在新格律中試圖開發漢字之美，也試圖再現生活、生命中之美。你提到〈晚期風格〉一作，我近期詩作確實嘗試追求一種輕盈的風格——輕盈然而生命的力量、厚度仍在——大概就是「舉重若輕」之謂。

〈片刻的音樂〉是向英國作曲家普賽爾（Purcell）致敬之作，他的歌曲精妙掌握詩句的抑揚頓挫，彷彿迷人的仙樂——即你所謂「童話」（fairy tales：神仙故事）式的妙趣。試錄兩節拙詩——「兩個戀人隔著遙遠的星空／視訊，因一件小事／突然爭吵，僵住：／倚著天琴座截聽偷聽的天使／忍不住，以一個分解和弦／幫

他們解開心頭的糾結」；「小鹿到夜間飲水處飲水／暗影給它們自動傾斜的紙杯／讓因夜涼變得更涼的／天水，不致屢屢濺濕它們／沒有繫圍巾的脖子／讓媽媽不在的它們著涼」。這兩節詩頗受拙譯女詩人沙克絲後期詩作影響，她以輕盈的筆觸、簡潔的意象散發出具有靈視的想像力，讓人曼妙地察覺宇宙間一種神祕、神性的撫慰力量。

**Q** 《淡藍色一百擊》中有幾首擬古詩作，不僅是向前輩的作品致敬，也將古典的人物放到現代的語境，能否請老師談談您的「擬古」系列？

**A** 此系列詩作靈感來自美國「自白派」詩人羅威爾（Lowell）1961年出版的詩集《擬作》（*Imitations*）。跟羅威爾一樣，有仿古希臘女詩人莎蕪（Sappho）之作，但我刻意彰顯漢語字形、字義的特性。〈擬古——老子出關〉則是和德國詩人布萊希特（Brecht）寫老子的詩作對話，以當代情境改寫老子出關的故事。〈擬古——試答Z〉一詩翻轉了「擬古」向前輩詩人致敬的定義，是答覆年輕女詩人Z（周欣祺）之作，我曾邀她來花蓮「松園」參加2017年太平洋詩歌節，其詩〈黎曼修辭〉與〈我作為鶴的一生〉等讓我一看即驚艷而自嘆弗如！我詩中的「作為浪的一生／它們的長舌只舔，不說」即是向周欣祺致意、模仿之句。

**Q** 《淡藍色一百擊》在書寫策略上有不少引用老師自身翻譯的文學作品的情況，而翻譯本身就是再創作，請問老師是不是有意透過引用形成更繁複的用典對話關係？

**A** 羅威爾詩集《擬作》全是對莎蕪、波特萊爾、藍波、蒙塔萊（Montale）等古今詩人詩作的翻譯或再創作。我早年的敘事詩〈最後的王木七〉也從我當時譯成的聶魯達長詩〈馬祖匹祖高地〉中得到不少借鑑。透過翻譯，我領悟到「擬古」——一如看似綁手綁腳的「格律」——其實是春藥，是想像力的跳板。我的每一首詩幾乎都各有其格律，而明眼的讀者也許會發現我常在詩中「偷」我譯的詩人之句或意象。〈致春秋閣下書〉一作有不少字句挪用自我近年譯的日本俳句或短歌集。

**Q** 《淡藍色一百擊》尾聲有一首詩作〈山水〉，似乎是詩人以疾病在身的「肉體風景」與外在風景間的某種呼應、辯證。能否請老師談談這首「延長音」？

**A** 〈山水〉是此詩集十九首「病中作」中最後寫成的一首，全詩藉外在風景寫肉體風景與內在心景。此時的我已從先前拒絕接受自己身體有缺憾的狀況，變成——或被苦痛教導成——不得不（不）甘心與之共存，並從中體會即便缺憾之身（「殘山／剩水」），「仍有一隻麻雀／雀躍在一根殘枝上」；雖「只有一根弦，／卻能撥出琵琶音」。我甘心提醒自己：雖然「殘山／剩水／而殘響／不絕，餘音



／蹦跳，／活生生在」。我蠻喜歡詩中斷奏（stacatto）般的斷句和跳躍的活力。聲調雖短促，但延長音就是延長生命，延長生之活力。書末那張獨立家鄉七星潭太平洋濱的影像，大概就是我體內「殘山剩水」風景的映現。

